

中国全史

名誉主编 张岱年 季羡林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新编中国宗教史

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精装合订本 ·

新编中国宗教史

下 册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本 卷 书 目

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

中国元代宗教史

中国明代宗教史

中国清代宗教史

中国民国宗教史

（每册均由彩页隔开）

GDJ/F/3402

苏鲁格 宋长宏 著

中国元代宗教史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国宗教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百卷本《中国全史》丛书/史仲文，胡晓林主编)

ISBN 7-01-001765-4

I. 新

Ⅱ. ①史②胡

Ⅲ. 宗教史-中国-古代-民国

IV. B929.2

新编中国宗教史

XINBIAN ZHONGGUO ZONGJIAOSHI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8

字数：1390千字 印数：1—250册

定价：119.80元(上、下册)

本书如出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来函至北京商学院印刷厂调换。

地址：北京阜成路33号 邮编：100037

百卷本《中国全史》 编辑工作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策划：胡晓林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任：王书良

专家团：

马学良	王柯敬	王相钦	王梓坤	王钟翰	仇春霖
宁可	吕齐	吕大吉	朱大渭	朱德生	刘乃和
刘重日	齐世荣	汤一介	年仲玺	杨辛清	李学岱
何兹全	宋蜀华	启功	张传耀	张显安	张周一
陈高华	林甘泉	林志浩	林钟敬	罗名仓	周良翔
季羨林	庞朴	董久昌	路志正	贺戴	徐通
黄烈	龚书铎				

编委：

丁双平	马洪路	王宇信	毛佩琦	石椿年	成常德
朱大渭	刘士文	刘秀彬	李尚英	杨生民	佟德富
张践平	张健斌	张才毅	张占泽	武金铭	岳适翔
岳庆平	周湘斌	庞品忠	金吾芟	顾建华	
梁满仓	谢宝成				

百卷本《中国全史》各断代分卷主编

远古	三代	马洪路	张才彬	成常德
春秋	战国	王宇信	杨生民	岳斌芟
秦	汉	颜品忠	岳庆平	顾吾芟
魏	南北朝	朱大渭	梁满仓	
隋	五代	谢保成	武金铭	刘士文
宋	夏	张健斌	周湘斌	张健
元	代	佟德富	顾建华	
明	代	毛佩琦	金泽毅	何长英
清	代	刘秀生	庞占国	李尚
民	国	徐适翔		

百卷本《中国全史》 编辑工作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策划：胡晓林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任：王书良

专家团：

马学良	王柯敬	王相钦	王梓坤	王钟翰	仇春霖
宁可	吕齐	吕大吉	朱大渭	朱德生	刘乃和
刘重日	齐世荣	汤一介	牟仲鉴	杨显辛	李学勤
何兹全	宋蜀华	启功	张传玺	张罗安	张岱一
陈高华	林甘泉	林志浩	林耀华	贺名仑	周适翔
季羨林	庞朴	哈经昌	钟敬文		
黄烈	龚书铎	董久昌	路志正		

编委：

丁双平	马洪路	王宇信	毛佩琦	石椿年	成常德
朱大渭	刘士文	刘秀彬	李尚国	杨生民	佟德富
张践平	张健斌	张才毅	张占泽	武金铭	岳适翔
岳庆仓	周湘成	庞品忠	金吾芟	顾建华	
梁满仓	谢宝成	颜品忠			

百卷本《中国全史》各断代分卷主编

远古暨三代	马洪路	张才彬	成常德
春秋战国	王宇信	杨生民	岳斌芟
秦汉	颜品忠	岳庆平	顾吾芟
魏晋南北朝	朱大渭	梁满仓	
隋唐五代	谢保成	武金铭	刘士文
宋辽金	张践平	周湘斌	张健
元	佟德富	顾建华	
明	毛佩琦	金泽毅	何长华
清	刘秀彬	庞占国	李尚英
民国	徐适翔		

本 卷 提 要

《中国元代宗教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叙述元代各种宗教发展历史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在综合运用古代汉文、蒙文和藏文文献以及国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学研究最新成果,对元代宗教发展历史的一般线索进行了大致的勾勒和描绘,着重对元代盛行的蒙古萨满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和评析,并从宗教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对某些宗教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该书线索清晰,资料翔实,见解独到,文笔流畅,填补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是我国目前有关元代宗教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目 录

中国元代宗教史

一、元代宗教概述	1
二、蒙古萨满教	7
(一) 蒙古萨满教的起源与发展	8
1. “翁衮”崇拜	8
2. 蒙古萨满教神灵观在历史上的发展	12
(二) 蒙古萨满教的神灵系统	16
(三) 萨满	24
1. 萨满的服饰和法器	24
2. 萨满的行为与活动	26
三、元代佛教	31
(一) 藏传佛教	31
1. 蒙藏关系的开端与藏传佛教的传播	31
2. 蒙古皇室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关系	36
(二) 汉地佛教	43
(三) 佛教世俗化教团	49
1. 白莲教	49
2. 白云宗	55
(四) 元代僧官制度	57
四、元代道教	63
(一) 全真道	63

(二)太一道与真大道	66
(三)正一道	70
五、元代伊斯兰教	75
(一)元代伊斯兰教的普遍传播	77
1. 蒙古军西征和回回人东迁	77
2. “元时回回遍天下”	80
(二)元代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89
1. 基本信仰	90
2. 宗教礼俗	91
3. 清真寺的普遍兴建	94
4. 教坊制度和掌教制度	98
(三)元代穆斯林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101
1. 天文历算	101
2. 医药卫生	104
3. 建筑学与制炮术	106
4. 文学艺术	108
六、元代基督教	112
(一)景教	114
1. 蒙古汗廷周围的景教徒	114
2. 马薛里吉思及景教教堂的兴建	121
3. 元代主要景教教区	125
4. 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	131
(二)天主教	134
1. 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互通使节	135
2. 西方天主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47
(三)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宗教角逐	155
1. 景教与天主教的冲突	155
2.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斗争	156

(四)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及政策	158
七、元代犹太教	162
(一)元以前的中国犹太教	162
(二)元代犹太教在中国的复兴	164
1. 犹太人再度来华	164
2. 术忽与斡脱	166
3. “古剌清真寺”的修建	169
4. 元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	170
八、结 语	172

一、元代宗教概述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虽然蒙古萨满教在蒙古宫廷和民间仍占支配地位,但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基督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因此,有元一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融合,构成了元代的多元文化奇观。所有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元代宗教的难度,再加上元代各种宗教的资料大多散记于史册、蒙、藏文文献和外国人的游记之中,头绪纷繁,查阅费时,致使元代宗教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更无人对元代的各种宗教作全面的梳理和综合研究。

研究元代宗教,首先要了解蒙古萨满教。因为蒙古人对其他宗教的理解是萨满教化的,而且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与他们信仰的蒙古萨满教的宽容性不无关系。据《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记载,蒙古皇帝的圣旨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根底胡木刺(指基督教寺院),先生(专指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指回教)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我每的圣旨不依的,不拣甚么人,断按答奚死罪

者。”从以上碑文可以看出，蒙古人将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伊斯兰教“答失蛮”都看做同“萨满”一样的“引头儿拜天底人”。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公社的解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为“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

有元一代，皇帝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都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人生大事皆询萨满，信之甚切。蒙古萨满教的观念内容已渗透到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蒙古民族传统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

蒙藏民族关系的开端始于蒙古王子阔端。早在1244年，驻守凉州的阔端就写信邀请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衮噶坚赞，1246年8月，萨班·衮噶坚赞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抵达凉州。1247年初，阔端与萨班·衮噶坚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从此西藏归顺了蒙古，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又将八思巴从国师升为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以世祖范例，每帝必封藏僧为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代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2月8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

出郭祭饯。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省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有元一代，可谓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1360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那绕六法”，并传“方便道”。所谓“方便道”即密宗中之“男女双修”。元顺帝父子从此荒淫堕落，“广取妇女，惟淫戏是乐”，“男女同宫，君臣为谑”，乃至不理朝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蒙古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亦大受其惠。早在蒙古征金时，成吉思汗就赐予临济宗名僧海云印简“告天人”称号。其后，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曾为忽必烈之子摩顶立名，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海云印简之弟子刘秉忠为元代著名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曹洞宗的万松行秀极有盛名，时人称他为曹洞宗中兴巨匠。他的弟子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卒后，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统治者不无影响。

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最为昌盛。临济宗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此外，净土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仍继续传播。由于朝廷的鼓励，潜心研究佛学和讲学著书之风大兴。治学有成而被召至京师或委以重任者不乏其人。

元朝历代皇帝，为自己和家人祈福祝寿，都要广建寺院。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统计：全国寺院凡24318所，僧尼213148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从事商业和工业，经营邸店（商店）、解库（当铺）、商贾舍止（旅店）、酒店、碾硃

和矿炭开采业,致使寺院经济空前发展。在商品经济的红尘冲击下,真心修行者少,追求财利者多,促成了元代僧侣的入世化,构成了元代佛教的又一大特征。

元代传统佛教各宗之外,江南还有白莲教、白云宗等教团。

白莲教产生于南宋初年,创始人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子元自称白莲教导师,坐受众拜,立足于信仰极乐净土,提倡念佛,励行素食。白莲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初为佛教世俗化教派,逐渐演变为秘密教团。元世祖以来一直把白莲教视作邪教,竭力加以镇压。仁宗时曾一度准许传教,但至英宗时又进行镇压。

白云宗产生于北宋末年,创始人孔清觉。清觉初投龙门山宝应寺出家,后移居灵隐寺白云庵,开创白云宗。他提倡儒佛道三教一致,被传统佛教诸宗视为异端。元朝统一中国后,白云宗受到朝廷的承认和奖掖,专设“白云宗总摄所”。成宗即位后,罢白云宗总摄所,严禁此宗流行。武宗即位后,取消禁令。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白云宗再次遭到禁绝。

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道教宗派纷起。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喆创立全真道。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均行之于北方。流传于江南的有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分别以江西龙虎山、江西茅山、江西阁皂山为圣地,故称“三山符箓”。入元之后,上清、灵宝皆归并于正一道。

全真道是宋元之际兴起的一个最大的新道派,其创始人是王喆,字知明,号重阳。王喆卒后,其弟子丘处机开创的全真龙门派最为盛行。元光元年(1222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于大雪山接见处机,大悦,礼遇至隆,称他为“神仙”,命掌管天下道门。入元之后,元廷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极为尊崇,予以自由建宫观、

广收徒众的权利,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全真道曾因侵占佛寺,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元宪宗八年(1258年)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令道士樊志广等削发为僧,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产,又令焚毁道藏伪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元世祖忽必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它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的势力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和削弱。

流行于北方的太一道和真大道亦得元廷礼遇,元世祖忽必烈赐太一道四祖萧辅道“太一中和仁靖真人”号,赐太一道五祖萧居寿“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号,太一道六祖萧全祐和七祖萧天祐亦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真大道,原名大道教,宪宗皇帝即位后,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真大道嗣教宗主传至五代人元朝,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其前四代亦追赐称号。

流传于江南的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教派不同,三山符箓道都持符箓念咒作法,更容易得到信仰萨满教的蒙古统治者的信服。忽必烈灭南宋后,遣使召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次年,封真人。此后,历代嗣位的正一天师,都得元廷认可,封真人号,袭掌江南道教事。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第三十八代正一天师张与材受封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上清、灵宝派便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

元代伊斯兰教徒称作“木速蛮”,亦作“没速鲁蛮”、“铺速满”,为波斯语 musulmān 的音译,即阿拉伯语 muslim(穆斯林)。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称为“回回”。元朝境内的木速蛮,大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人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

而留居的商人。还有一部分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木速蛮移民人居元朝后，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与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同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规定需是“在寺住坐”，别无营运产业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元廷的保护。木速蛮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专设“回回哈的所”，掌管木速蛮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其自治其徒。据至正八年（1348年）中山府《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在元代木速蛮属色目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朝人通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来自希腊语 $\epsilon\rho\chi\omega\nu$ 。元代的也里可温也享受优免差发徭役的特权，但规定“种田人租，贸易输税”。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其他以从政而见于史传者亦不少，任平章政事、领崇福司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有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除伊斯兰教、基督教外，犹太教在元代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使该教继宋代之后在中国再度兴盛。

二、蒙古萨满教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13世纪,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得到蒙古皇室的崇尚,但并没有排斥蒙古萨满教的统治地位。而且,藏传佛教的影响只局限在蒙古宫廷之中,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皆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是“长生天”,蒙古人每行事时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于“长生天”。蒙古萨满教的观念内容渗透到了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积淀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心理结构。

“萨满”一词系通古斯语,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三朝北盟会编》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史籍中亦写作“萨玛”、“沙曼”、“撒牟”、“撒卯”、“萨莫”、“叉玛”、“叉马”等,《大清会典事例》最先写作“萨满”二字。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皆称他们的巫师为“萨满”,而蒙古人则称自己的巫师为博(boge),亦称此教为“博教”(boge yine sasin)。“博”之称谓是由“别乞”一词演变而来的。《蒙古秘史》云:“成吉思汗又对兀